

说到美女，心弦铮地弹出“四大美人”，犹如说到跨栏，眼底刷地闪过刘翔，没有联想，没有转换，纯粹下意识地，近乎本能，这就是品牌效应。

四大美人，西施排名第一，美人中的美人。这位置不是随便排的，它跟知名度直接挂钩。比起其他三位“同美”，西施的名头更为响亮。首先，她参与并间接转化了惊天动地注鬼神的吴越之战，属于曲线救国的英雄；其次，引导时尚潮流，有“西子捧心”“东施效颦”等系列生活风行华夏，身后还衍生出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西子湖”《浣溪沙》“西施舌”等俗语和品牌。美学家有言，大美之道，在于神秘莫测，在于令人捉摸，在于撩人遐思。西施三者兼备，自然穷妍极妙，美不胜收。

放眼西方美女，够得上咱们西施级别的大姐大，首推古希腊的海伦。海伦你不会不知道，她是特洛伊之战的导火索，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女主角。海伦而外，与西施有得一争的，应数埃及的克莉奥佩特拉，就是那个俗称“埃及艳后”的。她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人气指数：曾凭琼姿和胆识，不仅在内忧外患中稳定江山社稷，而且让罗马帝国的两位巨无霸恺撒与安东尼，先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 楝树开花 稔稔抓抓

顾玉华

“楝树开花，稔稔抓抓，新鲜的稔稔上市啦！”立夏前几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六十开外的老爹爹，推着一辆老式永久牌高架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只蒙着白布的巴士，在小区内闲转悠着高声叫卖。

“啊，稔稔上市啦！”小区居民楼上呼拉拉一下子跑来二十来个老头老太，将卖稔稔的老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因多年不见到这种应时美味，不到一支烟功夫，一大巴士稔稔卖得精光，一些腿脚慢的人只好预定下次的货。

稔稔为何物？这个词，在《辞海》或《辞源》上是查不到的，“度娘”那边也见不到影子。是我根据苏北一带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音译加意译而起的名字。这种东西又为何深受老年人的青睐而年轻人对他比较陌生呢？这得从苏北农村流传千百年的“楝树开花，稔稔抓抓”这则民间传说起。

稔稔在现在是应时美食，在旧社会却是农村穷人度命的食物。它的原料是尚未干浆的半成熟的麦粒和小麦粒，制作方法也不太复杂，将嫩麦粒从青麦穗上剥下来，除去糠皮，下锅炒熟后，用石磨磨成条状缕缕即可食用。食用方法有好几种，可以将稔稔控成团子当点心，也可同韭菜一起炒当菜吃，也有人家和上青菜煮稀饭。总之，不管哪种方法，其味道都极鲜美，堪称特色应时美味佳肴。

为什么说稔稔是旧社会穷人的度命食物呢？因为解放前农民祖祖辈辈缺衣少食，饿肚子是常事。特别是每年春天的三、四月份，前一年的粮食早已吃光，地里的麦子还未成熟，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只得挖野菜，甚至吃草根、树皮度日。一天天盼望地里的麦子成熟，而立夏后楝树开花时正是麦子半干浆时。饿急了得忍着“赶青”，将尚未成熟的麦粒揉下米做稔稔度命。其实，做稔稔的嫩麦子只有成熟麦子的三分之一收成。农民哪里舍得同李高利贷般地去吃稔稔呢？实在是饿得没办法的办法。苦难的农民每年春天总是眼巴巴地望着门前的楝树，盼望早日开花，可以吃上稔稔保性命；但又害怕楝树开花，因为虽然保住了命，却丢掉了三分之二的收成。“二月卖新丝，五月糶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古诗，是农民盼楝树开花，又怕楝树开花的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为此，将稔稔定名为“忍忍”也有道理。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已进入小康社会，饿肚子已成为历史，“赶青”吃稔稔度命已成老年人的记忆。农村磨面、碾米全是机器，石磨早已淘汰，稔稔就做不出来了，这是年轻人不认识稔稔和将其当成稀罕物的主要原因。但是近几年来有人将稔稔当成产业来做，让城里人尝新鲜当成赚钱的商机。这位卖稔稔的老人巧妙地利用“楝树开花，稔稔抓抓”这则民间传说广告词，先将过去从苦日子里过来的吃过稔稔的老年人作为消费对象，然后再普及到年轻消费群体。老人告诉我，做稔稔的嫩麦子，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收成，但是，稔稔的价格是成熟麦子的四至五倍，划得来，20块钱一斤供不应求。老人还说，过去困难时期，“赶青”度命，现在是“赶青”赚钱。城里人爱吃稔稔的人越来越多，他所在的村有十几户人家办起了石磨做稔稔生意。明年楝树开花时，他们村将成为稔稔专业村，准备将这种应时的美味佳肴打进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老人讲得眉飞色舞，憧憬着来年楝树开花时。

## 打旋网

邹德萍

春天来了，喜欢用旋网打鱼的人，早已按捺不住骚动的心，要到野外河中打鱼去。

今春开网比往年迟了一个月左右，大家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宅在家里不给国家添乱。

老吕、小袁都是我的同事，都是打旋网的好手，也是师徒关系。相约“今春开网”，来到熟悉的河口，各自做着撒网前的准备。

小袁自然请师傅开网。别看老吕六十好几的人了，打旋网的身姿依然优美——那拎网、操网标准范儿，转大半个身后，随着一声“开”，传出“呼呼”的声音，遑网犹如飞舞的银练抛向高空，在惯性作用下自由散开，又快速下坠，“哗溜”一下沉入水中，期待着猎物，收获喜悦。

老吕笑笑：“三四个月没打网了，这一网没网能完全打开。”

旋网是常用网具，深受人们喜爱。现在用机器织的尼龙丝网相对轻便。旋网以纯白色为主色调，主要重量在网脚上，有几个铅坠子。打旋网的人要吸口气憋气，瞄准预定落水区，靠经验估算用多大力气，然后转大半个身子奋力抛出旋网去。也需要眼、手、腰、腿、身协调配合，有点儿像体育场上的投掷铅球比赛，只是比铅球少转圈子。

定点抛掷旋网的时间，那是很优美的。老手撒网成圆形的降落伞状，靠近撒网人这边的网脚先入水。在网开的范围内只要有鱼，受惊吓后条件反射脚会大乱的。

撒网人判断网脚坠底后，便开始拉绳收网。收网时，还会抖动几次，慢慢顺着河底将网拉到水边。

围观的人比打网人还开心，看到撒网成圆形降落伞状入水，众人也啧啧称赞，不管打到鱼否，都投去赞许目光。

用旋网打鱼，自古有之。《打渔杀家》的故事发生在宋朝，有京剧、电影等，成文艺术演出经典；古典名著《水浒传》中，阮氏兄弟等也是靠湖边打鱼为生的，上梁山后也有展示；现代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是描写渔民生活的。

过去打旋网为了生活，今天则是一种乐趣。老吕、小袁有时也去海边，涨潮时追着浪头打鱼，更多时间选择在河边打旋网。因为打旋网也是个鲜活活法，要穿高筒水靴，也有人穿皮裤或腰系塑料大围裙，套上防水护袖。

打旋网还是个力气活儿，打了三四网就气喘吁吁了。打网人身体要好，呼吸要深，腿脚要灵，手眼要活。如果没有打过旋网，千万不要用力过猛，防止扭伤腰腿。即使常打网人，事先也会小范围试打一两网热身的，尽力展示身手不凡的“网舞”。

老吕说：“今天打不到鱼也开心，能自由撒网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打旋网呢？”这句话常被人们引用到酒桌上，敬酒者举杯请酒，一桌子人上上。立马有人会戏言：“海边的，打旋网。”

众人相视一笑，举杯意思意思。敬酒没有打旋网优美的舞姿，可笑声依然悦耳动听。

## 美人有翅

卜毓方

城，朱唇一启，家喻户晓。犹如莫文蔚之为摩凡陀，侃侃之为肖邦表，林心如之为隐形眼镜，张曼玉之为铂金饰品。所谓“美女经济”，实即“姿”本主义，说白了就是借助美人的风采，争夺消费者的眼球。

美色有翅，不愁无人给她做广告。战国年间，宋玉先生作《神女赋》，虽然纯属向壁虚构，却是东方美人的第一篇形象宣言。尔后西汉司马相如先生作《美人赋》，三国曹植先生作《洛神赋》，都是以美人的艳色为焦点，一篇比一篇铺张，一篇比一篇华丽。毕竟是文言文，三位先生笔下的美女，古人看起来过瘾，今人看起来头疼。像什么“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薛瑶，不足程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云鬓半挑，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干脆翻译成白话文呢，又失去文言特有的神韵，更加索然无味。是不是全部这样？不，古人笔下的美女简报，也有明白如话，根本不用着翻译的，如宋玉先生的《登徒子好色赋》。宋玉先生塑造了一位天生尤物，伊人也，“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如此通俗易懂，超凡绝妙，我见犹怜，恨不相逢，端的是颠倒众生的千古名句。

非是厚古薄今，翻阅手头资料，为美女而作的形象宣传，最出色的还数西汉宫廷乐师李延年的《倾城倾国》。你也不知道李延年？那么，你总知道《十面埋伏》吧。对，就是张艺谋张谋大腕执导的影片。片子的主题歌便是借用李先生的原创。歌词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哇，李乐师啊，简直把心目中的美人儿捧上了天。据说汉武帝刘彻就是根据这首歌词，按图索骥，一举挖掘出隐身幕后的美人。此妹不是别个，正是李乐师的胞妹！谜底揭开，刘彻先生立马把她召进宫，惊为仙子，封作贵妃。多深的心机！又是多么出色的创作！难怪蔡夫先生感叹：“李先生的歌，堪称中国广告史上最经典的广告词，而那次演唱才是最经典的广告策划”。



## 花开花落且由他

鲁声耀

劲风，雷雨，低温，立夏后，天气低回曲折，却一点都没有妨碍蔷薇花的盛放。

一嘟噜一嘟噜红的粉的的花，赶趟儿似的忙不迭地开出来，开得热热闹闹洋洋洒洒不管不顾。使我在心里不由一通通地感叹，慢点儿吧慢点儿吧，都这么急做什么？

亲昵拥靠的花簇儿，每每使我想起身着洁白婚纱的新娘，那摆在胸前的幸福的花簇。细细的花枝儿却常难胜其重向下降深低垂，支撑它们的铁质杆架都被压得有些倾斜了。那架却又不是碰不得的，他试图做些修正，稍一扶，红的粉的瓣儿就簌簌地落下来，落的都是些尚鲜润的瓣儿，一地的碎玉琼脂，十分触目惊心，使他不由得缩回手来不敢再进。

可是，有时，甚至不过是在架下静静看花闹春，却仍有瓣儿冷不丁，自前倾后仰飘落，使人误以为自己不经意间干了什么坏事而不禁吓了一跳。

“攀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杜甫深知繁花易落，欲与嫩蕊们商量，请它们细细地开。这可蔷薇花好像根本不给人一丝商量的余地，仿佛是驶上快车道的一列车，顾且勇猛地向前冲去，看着不免使人有些着慌，却又无可奈何。

带雨的蔷薇花别有一番韵味，使人格外爱怜，花香亦因雨的润泽而分外清新可意沁人心脾。然而，这时节的风雨终究更让人忧心，风雨而折，纵使使花加快的进程而已。所以，日日都暗自祈盼着平和天气。纵使风雨不侵，花也在自然地渐渐失去新鲜。先开的花儿，好些是倦极了似的情自萎在枝头。伸手轻捻，

悉数既入掌中。我将它们放在枝底的泥土上。化作春泥更护花，应是最好的归宿。

美好之使人怨恼处，便是存在的短暂，这是这种万般无奈罢了。

及至读到苏轼的《书临皋亭》，不觉心胸顿开，一时豁然。

“东坡居士酒醒饭饱，倚几上，白云在左，清江在右，重门洞开，林壑空入。当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酒醉饭饱了的东坡，身子倚靠在他居住的临皋亭里的几案旁。白云、清江、林壑围绕在他周围，思绪飘忽似有若无，他怡然自得又心怀惭愧与虔诚地充分享受着大自然这丰富鲜活又博大的惠赐。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任黄州。政治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困顿、生活上的窘迫迫使他沉沦，一番深沉的思索与沉淀之后，他躬耕东坡，种麦植树，构房架屋，结交交友，读书创作，游山玩水，啸咏江河……身体与精神渐次铺枝展蔓深深扎入脚下的泥土。在黄州，他完成了自我全然的蜕变与超越。此篇几个字的小记，展示出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状态，足可窥见他精神上的高度富足与自由。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何必拘泥于一个蔷薇花事的盛衰呢，来时充分领受，去时温柔相送，便是不辜负。拘泥，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囚禁。大千世界，若留心，若有心，美好无处不在。

## 见报遇故知

李健

通心中学校龙头作用凸现》，与我的射中同学张必武老师不期而遇。他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课堂教学中教师“冷”处理艺术举隅》也在此版。2019年10月14日射阳日报3版发了我的《住房的变迁》一文，上方有网名江正的《“彩虹”星座观鹤乡》一文。

江同志，文文如面。他原本在县委文化馆工作。1974年到海通搞宣传节目的创作。当时我在一所小学工作，被公社党委抽调，与另一位教师以及南坎大队的徐姓知青组成创作组。文化馆还指派了创作员裴文艺同志加入创作，主要任务是李几个文艺节目的脚本，宣传海通平群的不屈不挠抗击雷灾的事迹。我写的打鼓说唱词，江正与裴文艺共同创作小戏脚本，我们由此相识。江同志比我大十多岁，现在八十多了，还在写文章，让我敬佩不已。前些日子我的文章又有幸与江同志的文章同版。前几天我的《它家难得闲》在《射阳日报》见报，江同志在他的《最美“逆行者”》中说，他已86岁，但耳不聋眼花，拿起笔杆子赞颂冲锋在一线的英雄们。多朴实真诚的言语，多了不起的老同志，怎不让人由衷敬佩、极受鼓舞。

人与人，在生活中相识，是缘；在共事中相知，是缘；在报刊上相遇，也是缘。如果报刊上相遇的，又是以前的相识、相知，不免勾起以前相交往事，心头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情愫，别有一番情趣，别有一番韵味，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人与人在，在生活中相识，是缘；在共事中相知，是缘；在报刊上相遇，也是缘。如果报刊上相遇的，又是以前的相识、相知，不免勾起以前相交往事，心头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情愫，别有一番情趣，别有一番韵味，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 难忘蟹鲜味

李志勇

渔家有句俗语，叫蟹过重阳鱼过冬。那意思是说，过了重阳，蟹实鱼肥。其实，国庆、中秋前后，那蟹、那鱼，就肥得让人关不住口水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正在上学，连粥饭都吃不饱，就更无法奢望能吃到像今天动辄就是几个菜的美味。唯一能帮忙解馋的就是螃蟹。尤其是国庆、中秋期间，稻子成熟了，螃蟹出窟了。这正是我们建蟹的绝佳机会。一放学，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离开学校，冲进那水稻长得没有草高的稻田，一边拨开稻、草，一边仔细寻找出窟的螃蟹。隔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一只只螃蟹，张牙舞爪。此时，最好不着急去逮，以防被它那两只灵活而有力的大螯伤着，只要折一根芦苇或茅草，向它挑衅，待它螯着芦苇茅草不放时，就会轻而易举地抓着它的壳，放进那本来用以装书的包里。每次中午放学回家，我都能在那稻田里逮上十个十八只螃蟹，带回家去，放进锅里一煮，既当小菜又解馋。

后来，不知是啥原因，稻田里的螃蟹逐渐少了起来，有时一趟跑下来，也很难逮到一只半只大的蟹，多数时候是空手而归。打那以后，每逢国庆节中秋节临近时，晚上，我就在家附近水沟的下游插上柴帘，点上小灯笼，守“株”待“兔”。就像螳螂、蝗虫、麻雀等许多生物一样，螃蟹也有很强的趋光性，这个时候沟里的蟹会毫无顾忌地顺流而下，向着灯光挺进。待直接到柴帘阻挡，它们会顺着帘根向两岸爬行，或者直接爬上柴帘，试图越帘而过。每当这时，它们就只有束手被擒的份了。

这样的好时光也没能延续多少时候，到我读初中的时候，螃蟹唾手可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它使我们家国庆节中秋节过得越来越索然无味。好在我从小就练就了一手钓蟹的绝活。我把竹片子加工成一根约70厘米左右细如蚯蚓的竹蔑子，一端用线缠绕成状如绿豆般大小的疙瘩，然后穿上蚯蚓，就制成了专门钓蟹的竿子。此时，只需要顺着田埂河边，寻到螃蟹栖身的窟，伸进蟹竿，并慢慢地抖动，尽量使被螃蟹视为美味佳肴的蚯蚓和蚂蚱散发出浓浓的香味。倘是窟里有蟹，用不了多少时辰，它就会用两只毛茸茸的蟹爪来抓竿子。有经验的钓蟹人，只要感觉到蟹螯碰一下竿子，就会把蟹竿子慢慢地往外抽，引诱它爬出那黑乎乎、深幽幽的窟。这时，你甚至能听到节奏沉闷或慌乱的螃蟹出洞声，凭借此声，就能判断出它是一只大蟹还是小蟹，是公蟹还是母蟹，是老子生出的蟹还是初出茅庐的蟹，是一只饿极了的蟹，还是半饥半饱的蟹。等看到它的爪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手猛地一抄，那蟹就得束手就擒，然后就被钓蟹人麻利地塞进蟹篓，以供晚餐。

星移斗转，我这手钓蟹建蟹的绝活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每逢国庆节中秋节，螃蟹还是有得吃，但那是人们养的，味道同野生螃蟹已不可同日而语。近些年，我常常会被邀请参观人们作为发家致富的养蟹池，每当这时，我都会呆呆地站在蟹池旁边，眼睛看到的是被人们养在塘里的那可怜巴巴的小蟹，而钻进脑袋的却是过去那田里、那沟里、那窟里威猛的野生大螃蟹，不知那样的野生大螃蟹何时再出江湖？

## 美丽的地龙河

王文富

在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地龙河，它北起陈洋地龙河，与小洋河相通，向南绵延十公里与运棉河相连。这是1969年开挖的一条人工河，至今已有52年历史。我是喝着地龙河水长大的，地龙河水哺育了我。当我驻足地龙河上的开洋大桥，向南眺望，记忆的闸门打开，一如这河水缓缓流淌。

春天刚睁开它惺忪的睡眼，地龙河水便迫不及待地挤开那厚重的冰衣，向春天报到。在冰衣下面涌动一整个冬的河水，清亮甘甜。居住在地龙河大坝上的男人担着木桶，女人们端着洗衣盆，小孩儿则跟在大人身后，欢天喜地，雀跃着从大坝冲向河边。河水开始上涨，好玩的小孩用树枝捞起浮冰，放在嘴里含化，咯嘣咯嘣地嚼着，宛如吃着夏天的冰棍；女人们在洗衣板上搓揉着衣服，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不时发出欢愉的笑声；当家里的水缸担满水后，男人则在河边清除杂草，清洁水面，挖泥加固水码头。

夏天如期而至，这又是一个愉快的季节。地龙河水波光粼粼，碧波碧蓝的，诱得小孩子争相扑通扑通从码头上跳下去，在河边浅水处嬉戏；较大的孩子则比着水性，争先恐后地游到河对岸。大坝上茂密的刺槐树倒影在河水里，黑黝黝的，远看好似连绵不断的山峦。傍晚，萤火虫在河边的草丛上掠过，一闪一闪地划划过河面，河水里像有无数颗繁星在闪烁；白天静默的青蛙此时也登场了，咕呱咕呱地唱成一片。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聚集在河堤上乘凉，扇着蒲扇，拉着家常，我们一群小屁孩在追逐玩耍。

当夏天的暑气还没散尽，地龙河堤上的刺槐树叶开始飘落时，秋天静悄悄地来了。秋天的地龙河虽没有了春天的灵气、夏天的秀气，但一样让我着迷。河两边的水蒲草伸出婷婷的蒲棒，一片片，一排排，金黄金黄毛茸茸的；蒲棒的金黄风飘过河，又飘过来，空气中弥漫着蒲棒特有的香味。河两岸坎上长着茂盛的茅草，青郁郁的，远远看去好似似坎坎上铺了绿色的地毯。明镜一样的水面倒映着湛蓝的天，天与水相融，好似黛绿的水墨画卷。深秋的风扫过刺槐树梢，落叶如天女撒花，飘落在树根下，飘落在庄稼地里。

记忆中的秋天好像很漫长，但当西北风呼啸而至，冬天准时到了。冬天的地龙河有着别样的风貌，河两岸坎坎上的茅草此时已成枯黄色，紧紧护着坎坎上褐色的土壤，若有拾柴火的人走过，越冬的兔子在脚下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河水清澈而恬静，野鸭子三两两在河面上游来游去。当我们穿上棉袄棉裤时，已是严寒的冬天。早晨，各家各的水码头上，凿冰的叮咚叮咚的声响此起彼伏。太阳升起来时，看着冰面，那反射的白光让人睁不开眼睛。我约好小伙伴一起到河面上溜冰，有的小孩搬来家里木凳子，坐在凳子上，一人在后面用力一推，向前滑出好远，嘻笑声一片，大人则在岸边喊着“小心点”，此时的地龙河又热闹起来了。

如今，离开故土多年的我站在大桥上，静静地凝望着让我魂牵梦绕的地龙河，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这条维系我浓郁乡愁的河流，曾经的美丽、快乐和美好，常常再现在我的梦境中。